

刘心武文粹

第  
7  
卷

木变石戒指

刘心武

译林出版社

# 木变石戒指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变石戒指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  
(刘心武文粹)  
ISBN 978-7-5447-6024-9

I. ①木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726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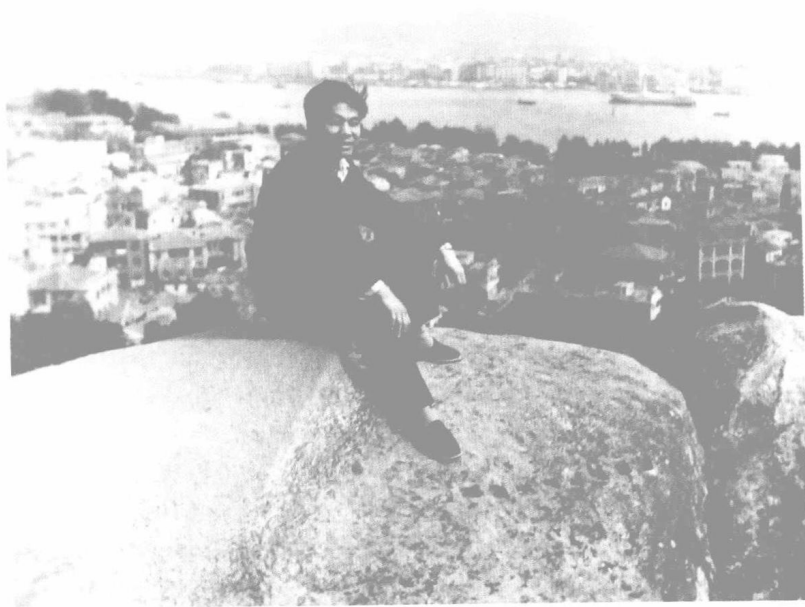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木变石戒指  
作 者 刘心武  
责任编辑 韩继坤  
特约编辑 申丹丹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193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024-9  
定 价 28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刘  
心  
武  
文  
粹

刘心武



1982年在鼓浪屿

仙人承露盘（水彩）



## 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树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木变石戒指         | 001 |
| 银锭观山          | 029 |
| 嘉陵江流进血管       | 079 |
| 一窗灯火          | 113 |
| 杀 星           | 153 |
| 红 蛙           | 193 |
| 戳 破           | 231 |
| 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| 267 |



木变石戒指



—

长途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了下来。司机和旅客都要在这里吃午饭。

我匆匆在小摊上吃了碗素面，便在小镇唯一的街道上游逛起来。

这小镇自然不是我的目的地。我回省城时将取另外一条路径。看来我一生也许只路过这小镇一次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应当抓紧时间逛逛。司机宣布车子在这里停留半个小时，那么，逛完这唯一的一条街道该完全来得及。

据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。但沿街新房子不少。百货商店很像样子。甚至有一家冷饮店。老式的房子虽然陈旧，但看上去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，称不上什么文物。

忽然，一扇黑漆木构院门进入了我的视线，仔细一望，那院中房屋的屋脊、檐板、女墙，都颇有点明代建筑的风味；走近去，门敞着，天井中好一株紫薇，光溜溜的树干上鼓出几处木瘤，繁密的枝条树叶中，怒放着簇簇粉紫的花束。这显然是当年镇上首屈一指的乡绅的宅院。没想到经历过那么多社会变动的风雨，它仍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。

我好奇地迈进了院门。当我走近那株紫薇时，从厅堂里迎出来一位老先生，此公虽然穿着今天大家常见的衣装，但那气度做派，不知怎的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当年私塾里的塾师。

他语气极其斯文地询问了我，我也语气极为谦恭地询问了他。

我自报的身份，引出了他高昂的热情。而他对那宅院的说明，也引出了我

浓厚的兴趣。

可恰在这时，街上传来司机按喇叭的声音，催乘客上车了。我不能误车，赶紧告辞。

长途汽车开过那座不同寻常的院落时，一瞥之中，我发现那位老先生竟立在门口彬彬有礼地向我微微招手，我便也忙挥手作答。

## 二

老先生传递给了我这样的信息：那宅子是当今一位名人的故居。现在乡政府已经设法迁走其中的住户，拨款加以修葺，并由他暂且担负看管任务。在县政府中，有两种意见。一种意见是：那位当今名人是本县的骄傲，应将其故居辟为纪念馆；另一种意见是：他固然对国家贡献很大，甚至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，但似乎还没有伟大到应将其故居辟为纪念馆的地步——不过，持后一种意见的同志也主张将那座院落加以认真保护，因为那建筑本身具有文物价值，且随着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加，那座院落可发展为乡中的一处图书馆和博物馆。

## 三

从省城出发时便一直天阴。汽车离开那用午膳的小镇后，外面下起雨来。车开了十多分钟后，雨渐次变大。又开了十来分钟，汽车竟在另一个小镇停下。开始，大家以为汽车出了什么毛病，后来才搞清楚，原来是前面河桥上出了事故——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相撞，交通堵塞。没有两三个小时，是无法通车的。

外面下着雨，旅客们大都不愿下车等候，宁愿挤在车里，或看书报杂志，或聊天解闷，以熬过那段难耐的时间。

我便同旁边一位本地干部聊了起来。那干部四十多岁，看上去相当精明强干。我问起那座名人的故居：“怎么一直保护得那么好？”

他说：“是呀。‘文革’当中，也只是初期‘破四旧’时，受了点轻微的冲击。

它的主人是保护对象，宅子当然也就成了保护对象嘛。”

我问：“他老家还有他的亲属吗？”

他说：“他几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，家里的直系亲属几十年里外出的外出，病死的病死，剩在县里的好像一个全无。”

我问：“直系亲属没有了，旁系的总还有吧？”

他笑了：“那就太多了。算起来，镇上怕有一半是他的亲戚，我们这里把这种情况叫‘转转亲’，论起来，我也能算他的远亲呢，不过，我比他高两辈，他该叫我舅公呢！哈……”

车窗外的雨略小了些，有的乘客耐不住寂寞，下车寻乐趣去了；附近几个小棚摊下的小贩便向他们倾销茶叶蛋，有的还提着小篮到车窗外向我们兜售。我买了四个茶叶蛋，递给身边的旅伴两个。

旅伴道了谢，吃了那两个蛋，仿佛要报答我似的，向我提供一个信息，说：“对了，你问他的直系亲属……我想起来还有那么一位，不过，她的身份很难确定，要说亲，那是很亲的；要说不亲嘛，那她就连旁系的旁系也算不上……她，就是他的原配！”

“原配？”我被这新信息冲击得兴奋起来。当然，这种兴奋是一种无聊中的好奇心。

## 四

“原配”，又写作“元配”。这个称谓真有意思。

它并不等同于“前妻”。

我读过一篇很长的介绍那位名人的报告文学。文章里用极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半个世纪以前，他怎样毅然逃脱了封建家庭的羁绊，投向新时代的进步潮流。

父母给他包办了婚姻。据文章所写，当他被强迫着同那位新娘子拜堂时，他惶恐地望着那块红得像血的盖头——他觉得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屠杀。在洞房里，盖头终于被揭开了。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张陌生的面孔，而且是一个陌生的灵魂，然而最令他汗毛孔发炸的还是她那双“三寸金莲”。他不仅坚拒

与她同床，并且在第二天凌晨越墙逃跑了。他逃回了省城。他那时正在省城上中学。估计家里将来人追索，他在学友的支持下，逃到了省外，投奔他那位思想开明、家产殷实的叔父，以此掀开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中关键的一页……文章没有交代这位名人是否同那位原配履行了离婚手续。他大约给家里写过决绝的信，那相当于休书。实际上这种包办婚姻是不合法的，他同她既无所谓结合，也就无所谓离异。但在人生的途程上，他和她命运的轨迹，毕竟有过那样一次隆重的交叉：她被盛装浓抹，被花轿运进了那座宅院，同他面对着大红喜幛和杯口般粗的龙凤花烛，被傧相们摆弄着拜过堂，送进了溢满红光的洞房，同坐过一张覆着绣花帐幔的宁式雕花木床……

仅仅一夜，便决定了她的身份——人们把她叫作他的“原配”。

## 五

我随口问道：“那原配后来怎么样呢？”

旅伴不经意地回答：“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她就住在那宅子里，一过就是几十年，半个世纪还多吧。”

我问：“她没回娘家去吗？”

“没有。解放前，她没脸回娘家。解放后，好像她娘家也没剩下什么直系亲属了。她就一直留在婆家，当媳妇，守活寡。听说公婆倒不拿她当外人，处得还不错。”

“她现在还住在那个宅子里吗？”

“好像已经死了吧，像一根蜡一样，点完了，也就灭了。”

旅伴说着隔窗发现了什么熟人，便撂下这个可有可无的话题，离席下车，同那熟人叙旧去了。

车上所剩旅客已然不多，何时开车更觉渺茫。不知为什么，那不经意中引出的话题，竟不能从我脑中消散。

我不觉忆起自己所知的关于那位名人的经历。他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，更远及海外，他既出入过都会洋场，也深入过深山大泽，他从多次的大惊大险中